V
B620.78
C46

册 4
卷 6-7

語極典則極達嚴

新刻陳太史經濟言輯要卷之六

祀典

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劾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

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展會論祀爰居刪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由中出生于心也故唯聖人仁爲能享帝孝爲能享親立廟京師之中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諸侯臣等故宗廟在郡國宜亾修韋玄成諫罷郡國廟議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季梁

580875
SEP 18 1940

止隨侯追楚師刪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亾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至于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具宜小者別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得即德也

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荀子禮論篇刪

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于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于夾室至禘祫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二主宜毀之埽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于祧雖百代不毀祫則陳于太廟而享焉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于毀埽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于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列于太廟也二百

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享于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于典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于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于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

如此甚善

無其所廢祭則于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傳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儔于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人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

禮從而變非失禮也韓愈禘祫議刪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于雲陽立泰畤祭于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取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溪谷中阨狹且百里汾陰則度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王郊于豐鄗成王郊于洛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匡衡議郊祀奏

何往非天欲擇地而饗之

災異

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亾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亾夫水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亾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亾河竭而商亾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亾之徵也若國亾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史

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

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

本禮記

君臣妃后動搖天象一有失度節逆其行

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亾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亾廉耻寇賊奸宄所由生也魏相陰陽明堂月令奏刪

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

故聖人必謹諸此

晻昧亾光各有云爲其于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熒間者日光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辠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臣聞月者衆星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毋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亾强所惡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李尋災異對刪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

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脇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强禦也董

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露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裔露則結味而成甘潤而成膏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類語

治河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汚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

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堤東爲廬舍在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此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

河源加在目前

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汎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

徙民一策目前騷驛不無可虞而久遠之利無窮

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亾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亾患故謂之上策若乃穿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于平地歲增堤坊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察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

後世治河大根行中策耳

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

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赦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塡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十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亾已數逢罷音疲

其害此最下策也賈讓治河奏

極言農民之苦以動人主之心

愛養

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于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于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于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于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

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係于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于每事莫不皆然推至誠以召和氣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 范祖禹論農事刪

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叛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議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叛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

這是有一法即有一法之獎叛曹典以私人竟目爲私貯巧取科索民鳥得不困

將日備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叛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叛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亾其日消月耗以奉蘷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叛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爲賢于是中外成風兢爲苛急監司明諭州

郡郡守明諭屬邑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也朱熹辭崇政殿說書封事劄

錢幣

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毋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毋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故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毋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

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刪

翳猶屏也謂遠屏其民也

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于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饒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鉄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鉄一歲功成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饒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亾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亾厭足民心動揺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稅租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錢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亾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于農復古通便貢禹言錢幣書

人之所以弊者由錢刀重于穀帛也所以重者由銅

利貴于錢刀也何者夫官家采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爲器銷一錢成數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則官家之歲鑄豈能勝私家之日銷哉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者也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毋用銅銅既無利也則錢胥追徵官限迫促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糴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皆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夫糴甚重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于國府或滯于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已後其弊或甚于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之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夫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最興易貨之弊自革平百貨之價對刪自居易

經濟言輯要卷之六終